

“人民城市”视角下社区微更新参与式规划设计的新模式探索：以上海市YF里弄微更新为例*

李晴林妮

New Model of Participatory Planning and Design for Community Renewal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eople's City": A Case Study of YF Lane Renewal in Shanghai, China

LI Qing, LIN Ni

Abstract: Give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China wher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micro-renewal is largely symbolic,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dual rationality" based on a literature review. The concept integrates both communicative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merg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subjects and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and establishing an analytical model of participatory planning and design for community micro-renewal. The model is characterized by iteration, collectivity-rationality, and creativity orientations. It has the potential to empower residents with real voice in the participatory process under the policy guidance of the "people's city" concept. The operational method breaks down the complex micro-renewal planning and design process into several iterative stages that are easier for residents to understand. Each stage involves deliberate planning and design based o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supplemented by public participation based on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This approach enables innovation in planning and design that helps stakeholders find common ground, contributing to public consensus on planning and design. Using the participatory planning and design of Shanghai YF Linong Micro-Renewal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five stages of the case. In each stage, emphasis is placed on trust and understanding based on equal empowerment, plan preparation grounded in collective bargaining and negotiation, and creative knowledge production through the fusion of local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Consequently, the final plan represents consensus among diverse interests. This new model of participatory planning and design for community micro-renewal advances the Western communicative planning paradigm epistemologically and points out a pathway to realize "true power participation" in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Keywords: people's city; community renewal; participatory planning and design; dual rationality

提要 针对目前社区微更新公众参与大多处于“象征性参与”阶段的现状，结合文献梳理，提出融合交往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双理性”概念，整合主体间和主客体两种关系，由此构建社区微更新参与式规划设计分析模型。该模型具有迭代性、集体理性和创意导向三大特点，有助于实现“人民城市”理念引领下的居民“实权性参与”。具体操作方法是相对复杂的社区微更新规划设计分解为居民较易理解、迭代递进的几个阶段，每个阶段既有基于工具理性的方案深化，又有基于交往理性的集体协商，两者关联催化创意和“最大公约数”共识。以上海市YF里弄微更新参与式规划设计为例，展开实证分析。该案例分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强调基于同等赋权的信任与理解、基于利益和偏好集体协商的方案演绎以及基于地方性知识和专业性知识融汇的创意知识生产，最终推导出多方合意的方案成果。基于“双理性”的社区微更新参与式规划设计新模式在认识论上推进了西方的沟通性规划范式，为实现规划设计阶段公众“实权性参与”提供了一条实操路径。

关键词 人民城市；社区微更新；参与式规划设计；双理性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6361/j.upf.202306012

文章编号 1000-3363(2023)06-0087-10

作者简介

李晴，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智能规划技术重点实验室副教授，liqing08@tongji.edu.cn

林妮，成都产业投资集团淮州新城建设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上海时提出“人民城市”的重要理念，以极简的方式概括出人民与城市两者之间的关系，人民是城市的主体，城市由人民创造，城市属于人民。城市建设需要激发人民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共筑命运共同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旧城微更新中居民参与机制优化研究”（批准号：19BSH018）

体。近几年不少城市开展了各种类型“全过程”的社区更新公众参与,但是总体来看大部分还停留在“象征性参与”的阶段^[1],如何提升人民参与的主动性,实现更高阶的参与层次便成为本研究的出发点。

本研究对象主要是老旧住区/小区的微更新参与式规划设计。2020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城镇老旧小区是指城市或县城(城关镇)建成年代较早、失养失修失管、市政配套设施不完善、社区服务设施不健全、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住宅小区(含单栋住宅楼)”。本文用“社区”代替“住区/小区”,是强调更新过程中的社会学属性。微更新是指改造规模较小、涉及群体数量较少、周期较短、改造成本较低、近期较易实施的更新项目。本研究之所以关注于社区微更新规划设计,是因为规划设计是微更新项目的“龙头”,对项目实施的整体品质和最终效果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近些年国内一些学者^[2-7]认为社区微更新的影响因素涉及土地权属、社会群体、多元化诉求甚至相互冲突的复杂利益格局,多元利益相关者成为参与并影响规划不可忽视的主体性力量,规划过程也从精英主导的蓝图绘制转向强调社会广泛参与;社区微更新可划分成两个圈层——行动圈层和制度环境圈层,社区微更新的本质是社区治理^[8];老旧小区微更新公众参与有多种模式,参与主体目前仍处于“象征性参与”阶段^[1]。从西方的文献来看,1980年代晚期,理性科学规划范式被“沟通性规划”(communicative planning)范式取代,后者强调超越逻辑和科学构建的经验性知识,把合理性建立在主体间共同努力之上,通过沟通寻求共识性目标与策略^[9]。然而,以往沟通性规划文献主要侧重于治理和参与制度创新,对于规划设计过程中居民如何参与的讨论非常少^[10-11],居民在规划设计过程中的实际贡献十分有限^[12]。

下文先分析参与式规划设计的研究进展,然后建构基于“双理性”的社区微更新参与式规划设计分析模型,接着以上海市虹口区YF里社区微更新为例,阐释该模型的具体运用,最后指出“人

民城市”视角下社区微更新参与式规划设计新模式与西方沟通性规划范式之间的差异。

1 参与式规划设计研究进展

1.1 西方参与式规划研究进展

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城乡规划偏向城乡资源分配和土地使用的公共政策与空间管理,关于公众参与的相关文献主要涉及规划层面,对于规划设计的探讨较少。英、美等西方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睦邻运动”(the settlement movement),强调利用民间资源,提升社区自助力量,但是城乡规划领域实质性的公众参与还要等到1960年代之后。即便1947年英国《城乡规划法》对城乡规划公众参与作了一般性规定,主要还是“征询”公众意见。针对理性综合规划的失败,1965年保罗·达维多夫(Paul Davidoff)^[13]提出“多元主义”和“倡导性规划”的概念,认为城市规划应该注重城市政治的多元性,规划师不可能也不应该保持中立,而应该倾听不同利益群体,特别是被市场经济边缘化的城市弱势群体的声音,创造积极的社会变革。面对城乡规划遭遇的多重挑战,1968年英国政府颁布《城乡规划法》修正案,规定公众参与是地方开发规划审批的前提,规划行政当局必须对公众意见给予反馈,公众也可以通过上诉来争取自身的诉求。为了提高公众参与的水平,1969年英国发布《斯凯夫顿报告(Skeffington Report)》,提出了城乡规划公众参与的多项技术。然而,该报告的基本思想聚焦于城乡规划的理性过程(rational process),所提出公众参与技术的实用性遭到不少学者的质疑^[14]。1969年谢莉·阿恩斯坦(Sherry Arnstein)依据多年的公众参与经验,总结出《市民参与阶梯》,将公民参与类型描述为3个阶段和8个阶梯:3个阶段指公民从“无参与”到“象征性参与”再到“实权性参与”;8个阶梯从最低的“操纵”到最高的“公民控制”,每一个阶梯代表不同的公众参与水平^[15]。达维多夫和阿恩斯坦都批判了现代主义规划思想与实践公众参与的不足,认为规划师和公众的角色应有重大的转变。不过,两者提出的

理论也因缺乏实用性和对权力结构的忽视而受到批评^[16]。同时,阿恩斯坦的参与阶梯暗示最高阶梯的“完美性”,但实践中即便处于较低层次的参与阶梯,利益相关者也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回报,权力不是利益相关者的核心目标^[17]。1973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会议提出社区环境应由社区居民共同参与营造和维护,1977年在秘鲁签署的《马丘比丘宪章》进一步强调沟通以及规划师、政府和居民参与城市发展和建设的重要性。

1984年德国社会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18]提出“交往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的概念,强调主体间(inter-subjective)的相互理解,而不是以主体为中心的单向度知识。这为沟通性规划提供了理论基础,并衍生出多个同源的其他概念,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希利(Healey)^[19]的协作式规划(collaborative planning)和约翰·福里斯特(John Forester)^[20]的协商性规划(deliberative planning)。协作式规划是一个邀请相关利益方进入规划程序,共同体验、学习、变化和建立共识的过程,不同利益相关人可采用辩论(argumentation)、分析(analysis)与评定(assessment)的3A方法,通过合作而不是无序竞争来达成共同目标^[21]。协作式规划的思想基础除了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之外,还综合了吉登斯(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福柯的“话语权力”学说等^[22-23]。然而,尽管多年来不同沟通性规划的沟通与协作方法不断“进步”,学术界对其各种应用模型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仍持一定的怀疑态度,包括模型过于理想化、与沟通性规划相匹配的权力结构不清晰以及参与同样会产生消极性后果等,表明理论与行动之间仍然存在鸿沟^[24]。即便这样,正如Crawford等所承认的那样,“普遍共识是应该寻求居民参与……参与行动有助于增强公民的权能,并创造一个更敏感、更包容的规划最终产品”^[25]。

1.2 国内参与式规划设计研究

2007年,我国新颁布的《城乡规划法》明确了城乡规划公众参与的原则,将公众参与纳入各层次的规划编制和修改之中。目前国内协作式规划实践存在不少问题,绝大多数仍停留在被动参与

阶段，社区自治组织发展不完善，居民缺乏参与热情，尚未针对不同的案例类型形成适用的协作机制^[21]。袁媛等^[26]提出依托第三方组织，形成有效的参与协作机制，包括基于多元力量的监督组织、基于社区-企业共建的自治组织和基于乡贤能人的权威组织等。刘佳燕等^[2]认为参与的目的、主体和实践过程是社区参与的3个根本性问题，空间规划与社区治理应该相互整合。黄耀福等^[27]和李邕等^[28]强调“共同缔造工作坊”，以公众参与为核心，依托规划师构筑政府、公众、规划师和社团等多元主体互动的平台，通过协商共治制定和落实规划方案。陈宇琳等^[29]认为我国参与式规划方法具有组织化、个体化和自组织等三种类型。与西方文献一样，尽管目前国内城市规划界对参与式“规划”机制展开了一定的研究，但是对参与式“规划设计”的探讨较少。

由于社区微更新规模较小，触及居民日常生活“习性”及其承载空间。这些“习性”一部分可以通过访谈和行为观察捕捉，另一部分则需要更长时间的行为记录或居民在地性知识“理性”反思获得。在此基础上，规划设计师结合在地性知识和专业性知识，形成创意性的规划设计成果。如此看来，社区微更新规划设计的关键是将居民日常生活“习性”与规划设计师的专业“理性”结合起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路径之一是居民“实权性参与”，融合交往理性和工具理性，回应居民的多元化诉求。

2 构建基于“双理性”的社区微更新参与式规划设计分析模型

西方城乡规划领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工具理性占据主导地位。迈耶森(Meyerson)等^[30]在《政治、规划与公共利益》(1955)一书中最早提出“理性”规划的概念，认为规划是一系列经过理性选择的行为，其目的是使相关结果的效能最大化，因此“理性”规划与“效率”规划同义。在这种偏向效率的工具理性影响下，催生了“理性综合规划”、“系统规划”和“程序规划”等，主导了1950—1970年代的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23]。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31]很早

就指出，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工具理性压倒追求道德、目的和价值等目标的价值理性的现象。工具理性本身是中立的，具有合理性，但在某种情形下会导向片面关注效率与效用，忽视结果与价值。哈贝马斯^[19]以交往理性取代工具理性，认为知识“不是预先设定的系统化存储，而是依托生活经验、文化和道德，通过交换感知和理解，在交流中创造出来的新的东西”^[32]。受交往理性的影响，1990年代西方城乡规划思想发生转向，规划被当作一种多方沟通与协商的治理过程与途径。规划师的角色也随之变化，由技术精英转变为公众参与的组织者和促成者、公众意见冲突的调停者和特定价值的辩护者。然而，“规划设计”领域的专业性较强，解决问题和达成效用的工具理性仍然非常重要。没有工具理性，所谓实现价值、道德和人文关怀就是水中捞月^[33]。

基于这些分析，本研究提出融合交往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双理性”概念，以此构建社区微更新参与式规划设计分析模型，既寻求主体间经由沟通所催生

的理解、知识、价值与意义，又强调专业性规划设计知识的支撑性效用，从而整合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主客体关联等两种关系。该模型具有迭代性、集体理性和创意导向三大特点。迭代性是指其时间性向度，居民参与沟通呈现出阶段性的重复性和递进性；集体理性指沟通协商过程中利益相关人遵循共同利益最大化原则，形成合意性的决策；创意导向指社区空间塑造的创新性及其人文性。具体操作路径如图1所示。依据更新项目的复杂程度，可将参与式规划设计分解为1-n个阶段，如赋权与初步共识、问题识别与初步愿景、问题优先性排序、情景比较与方案选择以及居民自助等五个阶段，简化每个阶段的工作内容，循序渐进。每个阶段都包含目标与准备(计划)、参与式在地工作坊(行动)和总结与反思等三个步骤，迭代循环，环环相扣，直到形成多方“合意”的参与式规划设计成果。目标与准备是确定每个阶段的任务，准备在地工作坊的专业性图纸和相关材料；在地工作坊是在社区规划师的引导下，利益相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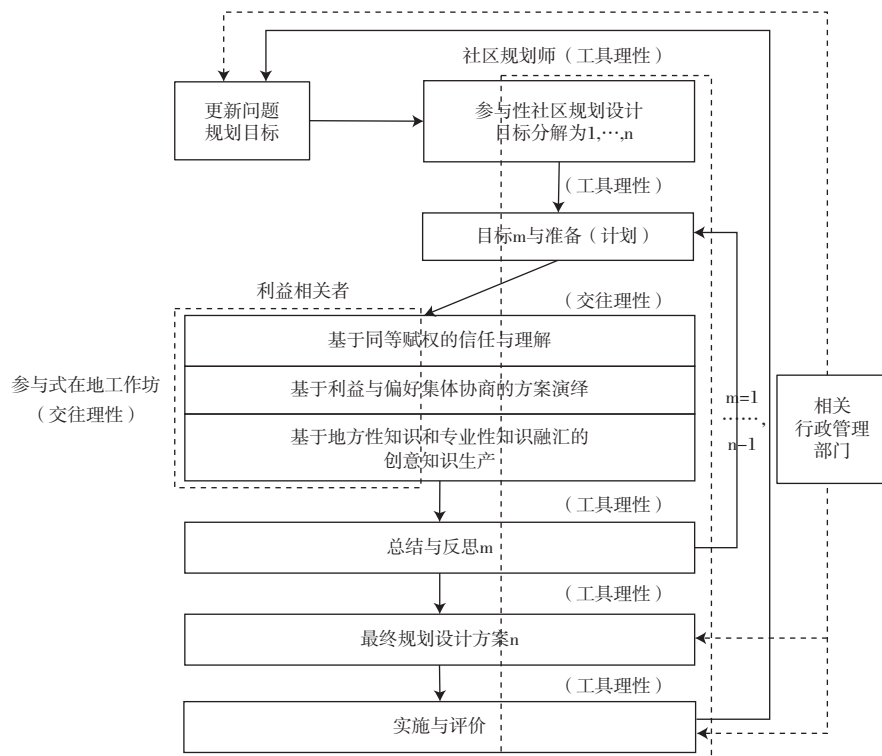


图1 基于双理性的社区微更新参与式规划设计分析模型

Fig.1 The analysis model of participatory planning and design of community micro-renewal based on dual rationality

一起合作，协商和确认该阶段的目标和成果；总结与反思是梳理此阶段工作坊和下一步推进的内容。在地工作坊的开展需要强调：基于同等赋权的信任与理解，借鉴哈贝马斯的“理想话语情境”^[34]，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同等地获取信息和表述机会；基于利益和偏好的集体协商的方案演绎，通过寻求基于集体理性的共同决策，形成一种共识性的偏好整合；基于地方性知识和专业性知识融汇的创意知识生产，重视在地性生活经验，挖掘根植于特定时间和地点的场所特质，将之与社区规划师的专业性知识融合，形成新的知识，同时提升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与自组织能力。在此模型中，更新目标的分解、阶段性计划及总结与反思主要依托社区规划师的工具理性完成，参与式在地工作坊依托利益相关人与社区规划师主体间的交往理性，直到达成各方“合意”成果。社区规划师还起到居民与政府之间协商的桥梁作用，利益相关者也可视新的更新问题或目标展开新一轮循环。

该模型以社区规划师为主导，以利益相关者为主体，结合政府力和市场力的协同作用。需要注意，在某些情境下市场力也是社区微更新参与的重要力量，有必要将政府力、社会力和市场力三者一同纳入协商过程之中。为了阐明模型的有效性，笔者以上海市YF里弄参与式微更新为例，展开实证分析。



图2 YF里弄改造前的现状

Fig.2 Current situation of YF Linong before renewal

3 YF里弄参与式社区微更新案例分析

YF是位于上海市虹口老城区的一条旧式里弄，建筑为二层砖木结构，建于1929年，2016年被纳入上海市风貌保护街坊名单。里弄长约28m，宽约3.2m，偏东西向。YF里弄的房屋所有权为公有产权，原住民拥有租赁使用权。居民34户，其中，原住民28户，租户6户，空置1户。原住民90%为60—80岁的退休老人，儿女成家立业后已搬离弄堂；租户为中青年来沪打工者。与许多旧式里弄一样，YF面临建筑结构老化、卫生设施不足、人口密度大、人均居住面积过小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部分底层住户在家门口外搭建厨房和水槽（图2）。YF里弄微更新始于2018年初，几位居民希望改善现有里弄环境，YF里弄所在的居委会主任U女士也希望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条件。于是，U女士联系了笔者，在简单的沟通之后，居委会、居民和大学老师一拍即合。同年3月，笔者利用在同济大学执教的条件，组织了一支多元文化背景的规划设计团队。YF里弄更新项目随即启动，展开为期5个月的微更新实践。

3.1 阶段一：赋权与初步共识

规划设计团队首先与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协商：YF里弄更新是由规划设计团队引导、在地居民全程参与决策、自下而上参与的更新实践；同时，规划设计团队将考虑更大范围的里弄片区整体

性改造规划和功能布局，以便将针灸式的渐进更新策略和更大片区更新的规划愿景相结合。在得到首肯后，团队到居委会办公室与十多位YF里弄居民和居委会工作人员座谈，了解基本情况，取得初步的共识。之后进入YF里弄，进一步了解居民的心声。然而，部分居民对参与更新反映冷淡，认为更新是政府的事情。面对不信任的声音，规划设计团队通过耐心解释，获得了大多数居民的支持。表1是这一阶段的过程梳理。

3.2 阶段二：问题识别与初步愿景

通过前期准备，第一次规划设计工作坊在居委会的会议室进行，参与方包括YF里弄的部分居民、周边邻里的居民代表、居委会委员和规划设计团队。此次工作坊的目的是初步确定里弄更新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在参与工具上采用了“图像场景”“PARK”概念和“实景具象”等手段，激发居民参与讨论，分析现状问题，确定更新初步愿景。

在“图像场景”环节，规划设计团队将事先准备好的相关改造意向图片陈列在居民面前，让他们从中选出自己喜欢或是不喜欢的场景，解释其原因，这个环节居民融入很快，对着图片直抒“主见”。例如，针对外墙的改造，几位居民拿着参考图片，表示很喜欢绿植墙面，但其他居民说里弄野猫多，绿植墙面难管理；另有居民也附和说，里弄空间本来就比较小……。当大家看到漂亮的涂鸦图片后，一致赞成可以做一些墙绘，但内容需反映YF里弄历史。通过这种方式的“预热”，团队引导大家进入下

表1 YF里弄更新第一阶段过程梳理

Tab.1 Process of the first stage of YF micro-renewal

阶段一：赋权与初步共识	
计划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规划设计团队与居委会、街道办事处和居民确定参与的方式 · 规划设计团队拟定社区更新规划设计的5个操作阶段，简化每个阶段的决策内容 · 规划设计团队准备居民自下而上参与式更新实践的基础资料与参与策略
行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与街道办协商，与居民协商 · 初步了解基地情况和居民诉求 · “鼓动”居民共同参与里弄更新
反思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居委会主任与居民关系密切，协助前期工作顺利开展 · 居民分为支持、观望和少数反对社区微更新3类人群 · 参与各方达成基于交往理性的共识性：街道办事处为自下而上的参与形式进行赋权；居委会扮演作为街道办事处、居民与规划设计团队之间的联系“桥梁”；居民支持群体表示很愿意参与自下而上的社区微更新；规划设计团队促进利益相关人之间的信任与理解 · 规划设计团队利用自身的工具理性，分析基地的优劣势，准备在地工作坊的专业性参与材料

一个讨论环节。

在“PARK”概念环节,规划设计团队先解释“PARK”的含义,即“保护(preserve)、增加(add)、移除(remove)和保留(keep back)。然后让居民将自己观点写在便签上,分别贴在墙上“P、A、R、K”相应的位置。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居民们纷纷表示不知所措,似乎难度“太”高。于是,团队引导居民进入下一步——“实景具象”环节,规划设计团队将事先拼好的里弄建筑扩展立面贴于墙上,居民可以自由走动和相互讨论,如果想要表达意见,可以写在便签纸上,或者将第一个环节选择的“图像场景”贴在相应的位置上,也可以告诉规划设计师,由规划设计师写下居民意见或绘制场景简图。由于居民对自己居住的环境非常熟悉,本次讨论进展很顺利。经过三轮沟通,里弄存在的问题被一一搜寻出来,同时组建了YF里弄更新微信工作群。工作坊结束之后,规划设计团队对这一轮行动进行了梳理。见表2。

3.3 阶段三：优先性排序与初步方案

过了一个月,规划设计团队经过精心准备,组织了第二次在地工作坊。准备材料中把更大范围的里弄片区进行了整体性改造规划和功能布局,采取针灸式的渐进更新策略,得到街道管理部门的认可。工作坊地点选在接近YF弄堂口的山墙开阔处,在居民的帮助下,山墙的一侧粘贴了里弄建筑立面改造初步设计图纸,另一侧架起包含周边环境的规划设计构思模型和投影仪设备。居民从家里搬来小板凳,聚集在一起,在地工作坊的非正式“会场”就此准备就绪。工作坊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讨论里弄片区的整体性改造规划方案,对更新需要解决问题的优先级进行排序和评议部分节点方案。居民对整体性改造规划方案表示赞同,看到了更大范围的里弄片区的愿景,纷纷表示欣慰;在优先级进行排序上,规划设计团队先回顾了上次工作坊总结的问题要点,分别列出“上空”“地面”“立面”等三个大类,请居民们根据日常生活经验,讨论亟待解决问题的排序,整理出高优先级、中等优先级和低优先级三个级别,并具体化改造内容(图3)。由于项目经费局促且不

确定,需从最紧要解决的问题开始。通过协商,与前一次工作坊相比,改造项目增加了排烟管和水槽照明两个要素,之前确定的三个预改造要素,户外休憩座椅、地面改造,特别是卫生设施,纳入暂不考虑范围(表3)。在评选节点方案时,一些居民看到自己之前提过的意见已经体现在设计图纸上,倍感欣慰,“炫耀”着告诉旁人:“这是上次我提的意见。”此轮过程梳理如表4所示。

3.4 阶段四：情景比较与方案选择

前一次工作坊结束后,依据收集的信息,规划设计团队对改造方案进行改进和深化,其间多次探访YF里弄,与居民交流多情景比较方案。一个月后,规划设计团队组织第三次工作坊。为了保证更新项目顺利实施,规划设计团队先向街道办汇报方案,之后转移至YF里弄在地工作坊。政府和里弄居民两个群体基本同意更新改造的选定方案(图4),但是两者反馈有所差异。街道办更偏好方案中的美化或短期内能见效的内容,

表2 YF里弄微更新第二阶段过程梳理
Tab.2 Process of the second stage of YF micro-renewal

阶段二:问题识别与初步愿景	
计划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规划设计团队与居民协商确定更新项目需要解决的问题,将问题视觉化 ·规划设计团队组织在地工作坊,拍摄并准备好YF里弄展开立面 ·规划设计团队依据前一次参与结论,挑选YF里弄更新愿景参考图片
行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展开在地工作坊 ·依托“图像场景”、“PARK”概念和“实景具象”等工具,规划设计团队组织里弄居民展开参与行动,识别问题与选择初步愿景
反思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参与各方达成基于交往理性的共识性:各方一起建构了平等性在地参与“场域”,让居民感受到被尊重和拥有决策的主导权,居民的利益和偏好得到尊重,在沟通过程中形成共识;居民集体自主选择改造要素与未来愿景,支持群体表达改造的利益偏好,居民之间通过“争辩”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一致性,获得共同性的地方性知识,确定了更新项目需要解决的问题;居委会扮演联系“桥梁”;规划设计团队借用“道具”引导居民讨论,增强了居民的参与知识和参与能力,同时发现里弄有几位潜在“能人”,他们可成为激发社区参与潜在的网络结点 ·“图像场景”和“实景具象”讨论环节相对成功,这种方式直观、易懂,容易激发居民们的兴趣,不同诉求和冲突能够及时商讨。受规划设计团队预准备的图像场景影响,居民的想象空间可能会受限制 ·“PARK”概念讨论环节较为失败,“保护、增加、移除和保留”等四个方面的判断需具备较强的“专业性”知识,对于初次参与更新规划设计的居民来说比较困难,这种方法可能比较适用于专家、精英或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 ·规划设计团队利用自身的工具理性,为在地工作坊准备专业性参与材料,提供微更新愿景



图3 YF里弄微更新第二次在地工作坊的问题优先性分类及现场工作草图
Fig.3 Classification problems based on priority and sketch of on-site work in the second workshop for YF micro-renewal

表3 YF里弄微更新第二次在地工作坊改造项目优先级排序

Tab.3 Priority ranking of renovation projects in the second local workshop in YF micro-renewal

序号	优先级排序	里弄改造要素	具体问题
1	高优先级	地面排水	弄堂地面北、西侧高,南、东侧低,下雨后,低的一侧在底层住户入口处和室外“厨房”处积水,导致进出和做饭十分不便,居民分析原因可能是排水管堵塞,管道直径不足
2		夜间照明	里弄以前本来有户外照明灯,但灯光强度太亮,安装位置不合适,影响二楼居民的休息,所以拆除了,但是没有照明又导致安全感降低
3		排气管(增加要素)	一些住户厨房的排气管太短,位置杂乱,在立面上留下油烟痕迹,晾晒的衣服也会沾染油烟的味道
4	中等优先级	雨棚和衣服晾晒	现有一层每户的雨棚材质、高度不同一,看上去杂乱无章,而且它的牢固性和坚韧性令人担忧。某些雨棚安装较新,是否更换由居民自行决定
5		屋外厨房水槽	因当初节省成本,简易堆砌水槽,现已影响美观;水槽的改造可增加一些储物空间
6		种植垂直植物	目前里弄门前堆放杂物,居民希望腾挪杂物,打造统一的外观,种上植物,提升环境品质
7		墙面美化	里弄西侧有一面山墙,可提供涂鸦空间;墙绘可以作为共同记忆的触媒,创造地方识别性
8	低优先级	电动车清理	弄堂内的电动车不会打扰居民,充好电后车主可将电动车移走,考虑提供一个集中的电动车停放点
9		水槽照明(增加要素)	由于各家自己安装水槽上的灯,照度、高度、颜色都不一样,容易让人有眩晕感,不舒服,希望可以统一装置
10	暂不考虑	卫生设施	二楼居民家中没有卫生设施安装条件,留作以后改造
11		休憩座椅	弄堂较窄,增加固定公共座椅会占用空间;相反,可以很方便地把自家的椅子放在弄堂
12		地面设计	地面铺装或美化暂不需要

表4 YF里弄微更新第三阶段过程梳理

Tab.4 Process of the third stage of YF micro-renewal

阶段三:问题优先级排序和初步规划设计方案	
计划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规划设计团队完成里弄整体更新规划设计初步方案 ·规划设计团队准备包含周边里弄的整体模型,考虑今后更大范围的整体改造,打印规划设计图纸,准备白纸图版、便条贴、投影仪等在地工作坊的参与工具 ·规划设计团队将上次需要改造的主要问题整理列表,居民决定改造的优先级排序,将问题细化和量化
行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以在地工作坊的形式,吸引之前未被邀请的居民参与 ·居民们主动整理里弄外部空间,清理一些堆积杂物,配合第二次工作坊 ·规划设计团队与居民一起现场推敲YF里弄立面、墙绘内容、晾衣架和水斗的改造方案 ·通过协商,改造项目增加了排气管和水槽照明两个要素,之前确定的三个改造要素,卫生设施、户外休憩座椅和地面改造纳入暂不考虑范围
反思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参与各方达成基于交往理性的共识性:居民的诉求和偏好在设计中得到表达,信任感增强,更多的居民主动加入参与更新;问题排序的方法是行之有效,居民们在协商中达成共识,形成集体理性,通过协商对问题优先级排序达成意见的一致性,解决了部分冲突,特别是居民迫切想改造的卫生设施,暂不纳入本次改造范围,避免了今后可能爆发的矛盾;通过共同讨论与读图,居民对于规划设计方案的理解力得到提升,居民与团队相互激发新的设计想法;居民呈现主动参与意识,主人翁精神明显增强,从“要我做”逐渐变成“我要做”。居委会仍然扮演联系“桥梁”角色。规划设计团队引导居民讨论,增强了居民的参与知识 ·规划设计团队利用自身的工具理性,为在地工作坊准备专业性参与材料,形成融汇地方性和专业性知识的创意知识生产,依据居民集体利益和偏好进行专业性改造方案设计



图4 YF里弄微更新总平面布置方案

Fig.4 The layout of the master plan for YF micro-renewal

而居民们更在意改造的实用性和耐久性,双方较为明显的对立点在于是否进行户外水槽改造。政府方反对改造水槽,因为水槽安装在户外,挤占弄堂的公共空间。一位工作人员说道:“如果政府同意改造水槽,就间接地表示支持大家去占用公共空间。”与之相反,居民对于改造方案满意度较高的却正是水槽和雨棚的改造(图5)。面对政府与居民理念上的“冲突”,规划设计团队强调社区更新“为了人民”的初衷。最终,街道办同意改造水槽,但不予以资金支持;同时告诉规划设计团队第一届“‘新力杯’首届上海社区基金会公益创投大赛”的消息。经过精心准备,规划设计团队的提案在全市100多家参赛项目中进入前几

名，获得优秀奖和2万元的资助。由于资金仍然短缺，居民们发起倡议，募集到3000多元。依靠这些资金，可进入居民翘首以盼的方案实施阶段。同时，规划设计团队也争取到一家来自香港的企业免费赞助部分帆布装饰材料。此轮行动过程梳理如表5所示。

3.5 阶段五：居民自助

经与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沟通，本案仅针对里弄外部空间及其环境进行改造，不涉及新增建筑，无须区规自局审批，街道办事处同意即可实施。因此，微更新项目很快进入实施阶段。具体工作可分为两部分：工程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由施工队技术工人负责，包括疏通地下排水沟管、统一布置排烟管、设置夜间照明、统一置换雨棚和修理户外水槽等；另一部分是由居民和规划设计师共同打造的有关“弄堂故事”的墙绘美化活动。由于前期准备充分，新的墙绘

方案体现了居民的理念最终得到认可，两部分内容均得以顺利实施。墙绘时间定在周末，这样不同年龄阶层的居民都可以参与。原来对更新表示反对的居民看到其他居民在墙上涂涂画画，也加入“涂鸦”队伍之中。YF里弄住着一位曾从事过广告绘制的C先生，这位“达人”的参与对墙绘后期完善起到了很大的作

用。然而，在拟定“居民公约”这件事上却“太过顺利”，居委会干部办事效率“太高”，大约几天之内便自行拟定“居民公约”，然后居民签字，将“居民公约”的内容做成牌子，悬挂在弄堂口。此轮行动过程梳理如表6所示。



图5 YF里弄微更新第三次在地工作坊立面改善方案局部
Fig.5 Part of the facade improvement scheme in the third workshop in YF micro-renewal

表5 YF里弄微更新第四阶段过程梳理
Tab.5 Process of the fourth stage of YF micro-renewal

阶段四：情景比较与方案选择	
计划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规划设计团队准备好深化的设计方案，准备好墙绘的大体形式和内容 ·规划设计团队与街道办、居委会商议项目资金筹集，以及施工安排及其安全性
行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就实施方案进行选择与商议，落实改造要素的材料与颜色 ·政府与居民之间的诉求出现冲突，社区规划师充当双方协商的中介 ·规划设计团队的墙绘方案未获得居民完全认可，后者希望墙绘内容表达居民从前的生活，可用真人大小的人物画描绘典型的儿时弄堂情景，1960—1970年代为首选
反思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参与各方达成基于交往理性的共识性：各方平等性的协商“场域”得到延续，政府在更新资金上有决定性的支配权，与规划设计师团队沟通实施资金落实的问题；居委会支持规划设计师团队的开展参与式工作坊，组织居民协商自筹部分资金；居民通过集体协商达成约束条件下最适宜方案；规划设计团队协调街道办事处与居民在改造项目上的矛盾，协调获取实施资金 ·规划设计团队利用自身的工具理性，准备在地工作坊的专业性参与材料，深化微更新设计方案，通过参加竞赛，获取NGO组织的资助；同时，结合居民地方性知识，在专业性工具理性的加持下，激发出新的适合本土的创意知识生产，包括结合自然的建筑立面设计、反映居民日常生活的独特墙绘以及低成本、带有储藏功能的户外水槽改造等；提高了YF里弄的空间价值与意义，提升了居民们的社会资本、自信心和参与技能

表6 YF里弄微更新第五阶段过程梳理
Tab.6 Process of the fifth stage of YF micro-renewal

阶段五：居民自助与项目实施	
计划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居委会和规划设计团队共同与施工队协商工程内容与进度 ·规划设计团队准备好墙绘的底稿，以及居民DIY的材料 ·商讨居民公约，保障此次更新完工之后居民自我组织的可持续能力
行动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规划设计团队指导居民参与墙绘“涂鸦” ·居民监督施工 ·居民在自家门前勾画花卉与绿化 ·商讨居民公约不积极，居民可能认为目前这不是重点
反思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参与各方达成基于交往理性的共识性：观望和反对群体基本均改变态度，赞成或直接加入在地工作坊；从参与改造构思到实施完工，超越个体理性的集体理性在更新过程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居民的信任感、凝聚力和行动能力均得到很大的增强，提高了居民的社会资本；居民的“涂鸦”活动，创造了属于自己里弄的文化符号。居委会扮演联系“桥梁”角色。规划设计团队组织在地涂鸦工作坊 ·“居民公约”不“成功”，但是居民的认同感和组织能力得到提高，为将来居民自我组织发育提供了基础。居委会支持规划设计师团队的开展参与式工作坊，组织签订“居民公约”，但是“越俎代庖”，可能让“居民公约”流于形式，难以起到促进居民自治的实质性作用 ·规划设计团队利用自身的工具理性，对微更新实施进行专业性的指导

3.6 微更新小结

通过对五个阶段微更新过程的描述，本案较为清晰地展示了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协同作用。交往理性主要是社区居民、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与规划设计团队之间的共同协作，在开放、信任、平等的“语境”之中，形成集体性共识。四者在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有所不同。街道办事处在项目初期给予参与赋权，在方案定稿阶段进行决策；居委会是街道办事处、居民与规划设计团队之间的联系桥梁，起到沟通与协调的作用。居民是微更新的主体，尽管初期存在支持、观望和少数反对等三类人群，但是通过在地工作坊，在坦率交流与对话加持下，绝大部分居民支持参与社区微更新，形成了集体利益偏好与基于共同生活经验的地方性知识。规划设计团队在微更新过程中起到核心作用，分别与居民、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沟通协商，还与提供主要资金的NGO组织和微更新赞助私企联系，是微更新的引领者、“鼓吹者”和协调者（图6）。集体性共识既体现于最终方案，也反映在阶段性成果之中。规划设计团队依托其所掌握的专业性工具理性，根据每个阶段所达成的协商共识，力图呈现适合本土的最佳“创意性”规划设计成果，以便为下一阶段的沟通夯实基础，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图7）。如此推动了项目的顺利实施，实现了阿恩斯坦《市民参与阶梯》中的公民实权性参与。更新结果既满足了弄堂外观美化的“面子”需求，又解决了如下水道和户外水槽改造等日常生活的“里子”问题，弄堂变成舒适的生活“客厅”，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和“所有权”意识（sense of ownership）。居民的利益和偏好得到充分考虑，既避免了个别居民日后可能产生的不满，又增强了集体理性，体现了“人民城市人民建”的宗旨。

4 结语：探索存量时代社区微更新参与式规划设计的新模式

经过4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我国城市建设已进入追求品质提升的存量发展时代。对于老旧小区/住区更新而言，这不仅意味着改善物质空间环境，增补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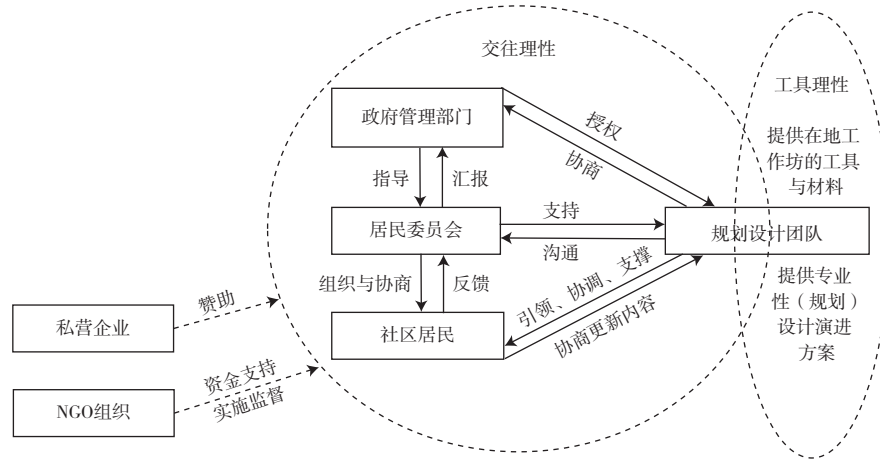


图6 YF里弄微更新“双理性”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与相互作用关系
Fig.6 Stakeholders and interactions in the YF micro-renew built on "dual-rational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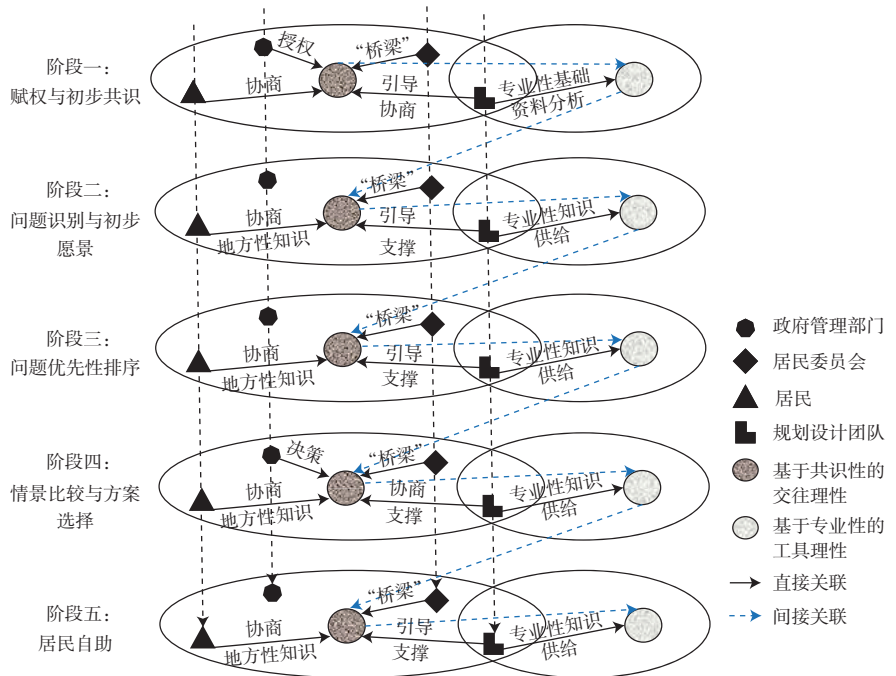


图7 YF里弄微更新主要利益相关者在“双理性”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Fig.7 The role of key stakeholders in the formation of "dual rationality" in YF micro-renewal

失的配套服务设施，还意味着关切其空间环境的意义。住区不仅仅是住的空间，还是被称之为“家”的场所，承载了居民的日常生活、记忆和情感体验，影响和塑造居民的个体性格。在更新过程中，通过主体间的语言对话，既能够“唤醒”这些潜在的情感体验，又能够互为触动，激发灵感。与此同时，还需要依托社区规划师专业性的工具理性，营造适应居民“习性”、情感体验和新的灵感触动的

具有厚度的空间环境。正是出于这些思考，本研究才提出融合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双理性”概念，整合主体间性和主客体关联等两种关系，加上时间性因素，就可以构造社区微更新参与式规划设计的分析模型。在具体操作上，该模型将相对较为复杂的社区微更新规划设计，分解为居民较易理解的数个阶段，每个阶段既有基于工具理性的方案深化，又有基于交往理性的开放式在地工作坊

沟通协商，前后阶段迭代递进，从而获得创意性的“最大公约数”成果。在内容上，每个阶段包含目标与准备、参与式在地工作坊和总结与反思等三个步骤，循环迭代，直至出现利益相关者、社区规划师和相关政府行政部门多方共识的更新实施方案，实现全过程共同探索、协商决策的居民“实权性参与”最优结果。

在地工作坊对达成交往集体理性非常重要，需关注三个因素。首先，利益相关者之间及其与社区规划师之间需建立基于同等赋权的信任与理解，这是催生合意性交往理性的基础。其次，呈现的规划设计方案需反映居民的集体利益与偏好，经由辩论、分析、评价和演绎的共同决策落实至方案之中，这将极大地增强居民参与的自信心和满足感，促进个体理性走向集体理性^[35-36]。最后，整合居民空间认知“材料”，形成创意行动。认知“材料”即居民的在地性知识，包含文脉、个性、历史、政治、文化和行动，因而具有独特性。将在地性知识与专业性知识互相碰撞，能够激发持续思考，有助于促成创意性火花“涌现”，凝练出反映地方性和文化性的多方合意成果。

融合交往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参与式规划设计新模式，超越了西方的沟通性规划范式。后者包含技术、美学和伦理等多个维度，但是其基本出发点来自于主体间性的集体共识，然而在参与式规划设计中，主体—客体之间基于效率和创意的工具理性仍然非常重要，目标愿景的“供给”、规划设计逻辑演绎与创意性形态表达等专业性操作仍然不可替代。实际上，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存在相互关联性，交往理性的共识性沟通可包含工具理性的内容，反过来，工具理性的目的应该朝向交往理性的合意性结果。这种“双理性”的知识生产方式，构成了“人民城市”理念引领下存量时代社区微更新参与式规划设计的一种新模式。为了便于操作，该模式基本不触及权力结构，然而，为了实现“人民城市”的共同目标，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应该在财务资金和实施决策等方面给予社区更大的自主权^[37]。另外，虽然案例研究是针对小尺度的社区微更新，但

是规划设计团队对包含YF里弄的更大片区也进行了整体性规划设计，整体改造方式采取针灸式的微更新方式。受篇幅所限，本文仅聚焦YF里弄，所提出的方法论对于更大规模的社区更新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需要关注的是，在某些特定社区微更新或更大规模社区更新的项目中，政府力、社会力和市场力等三者的关系更为复杂，社区规划师如何运用本模型提出的参与式规划设计方法，融合交往理性和工具理性实现“人民城市”的目标，还需要进一步展开探索。

本案规划设计团队成员还包括 Iris Belle(德国)、Michela Caserini(意大利)、梁浩翰 Ho Hon Leung(加拿大)、Raymond·Lau(加拿大)、Daegeon Lee(韩国)以及李雯、李梓铭、涂洪昌等10余名师生。

参考文献

- [1] 陈伟旋,王凌,叶昌东.广州市老旧社区微更新中公众参与的模式探究[J].上海城市规划,2021,161(6):78-84.
- [2] 刘佳燕,谈小燕,程情仪.转型背景下参与式社区规划的实践和思考:以北京市清河街道Y社区为例[J].上海城市规划,2017(2):23-28
- [3] 伍江,卓健,童明,等.“品质提升与城市设计”学术笔谈[J].城市规划学刊,2019(S1):130-137.
- [4] 沈婷,张尚武.从单一主体到多元参与:公共空间微更新模式探析:以上海市四平路街道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2019(3):103-110.
- [5] 吴志强,王凯,陈韦,等.“社区空间精细化治理的创新思考”学术笔谈[J].城市规划学刊,2020(3):1-14.
- [6] 童明,王澍,王世福,等.“高品质公共空间的协同营造机制”学术笔谈[J].城市规划学刊,2021(1):1-9.
- [7] 孙一民,司马晓,邓东,等.“人民城市设计:创新实践与思考”学术笔谈[J].城市规划学刊,2023(3):1-11.
- [8] 王永慧.走向善治的社区微更新机制[J].规划师,2018,34(2):5-10.
- [9] HEALEY P. The communicative turn in planning theor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patial strategy formation[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1996, 23(2): 217-234.

- [10] BOX R C. Critical imagination in a post-modern environment[J]. Int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5, 28(11-12): 909-928.
- [11] LAWSON L, KEARNS A. Community engagement in regeneration: are we getting the point? [J]. Journal of Hous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2010, 25(1): 19-36.
- [12] CHASKIN R, KHARE A, JOSEPH M. Participation, delibera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the dynamics of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in mixed-income developments [J]. Urban Affairs Review, 2012, 48(6): 863-906.
- [13] DAVIDOFF P. Advocacy and pluralism in planning[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1965, 31(4): 331-338.
- [14] SHAPELY P. People and planning: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lanning London, UK, and New York [M]. NY: Routledge, 2014.
- [15] ARNSTEIN S R. 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1969, 35(4): 216-224.
- [16] TRITTER J Q, MCCALLUM A. The snakes and ladders of user involvement: moving beyond Arnstein.[J]. Health Policy, 2006, 76(2): 156-168.
- [17] COLLINS K, ISON R. Jumping off Arnstein's ladder: social learning as a new policy paradigm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J].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Governance: Incorporating European Environment, 2009, 19(6): 358-373.
- [18] HABERMAS J.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trans[J].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1984.
- [19] HEALEY P. Collaborative planning: shaping places in fragmented societies[M]. UBC Press, 1997.
- [20] FORESTER J. The deliberative practitioner: encouraging participatory planning processes[M]. 1999.
- [21] 袁媛,陈金城.低收入社区的规划协作机制研究:以广州市同德街规划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2015(1):46-53
- [22] HEALEY P. Collaborative planning in perspective[J]. Planning Theory, 2003, 2(2): 101-123.
- [23] 曹康,王晖.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现代

- 城市规划思想内核与理论的变迁[J]. 城市规划, 2009, 33(9): 44-51.
- [24] FAINSTEIN S S. New directions in planning theory[J]. Urban Affairs Review, 2000, 35(4): 451-478.
- [25] BARRY J M. Mobilized bias and multi-stakeholder-protected area planning: a social-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on collaboration[J].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2011, 24(10): 1116-1126.
- [26] 袁媛, 刘懿莹, 蒋珊红. 第三方组织参与社区规划的协作机制研究[J]. 规划师, 2018, (2): 11-17
- [27] 黄耀福, 郎崑, 陈婷婷, 等. 共同缔造工作坊: 参与式社区规划的新模式[J]. 规划师, 2015(10): 38-42.
- [28] 李邨, 彭惠雯, 黄耀福. 参与式规划: 美好环境与和谐社会共同缔造[J]. 城市规划学刊, 2018(1): 24-30.
- [29] 陈宇琳, 肖林, 陈孟萍, 等. 社区参与式规划的实现途径初探: 以北京“新清河实验”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 2020(1): 65-70.
- [30] MYERSON M, BANFIELD E C. Politics, planning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case of public housing in Chicago[M]. New York: Free Press, 1955.
- [31] 马克斯·韦伯. 经济与社会[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 [32] INNES J E, BOOHER D E. Consensus building and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collaborative planning[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1999, 65(4): 412-423.
- [33] 彭坤焘, 赵民. 新时期规划编制类型的多样化态势及成因: 暨“工具理性”及“理性批判”的讨论[J]. 城市规划, 2012(9): 9-17.
- [34] INNES J. E. Information in communicative planning[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1998, 64(1): 52-63.
- [35] 吴志强. 论新时代城市规划及其生态理性内核[J]. 城市规划学刊, 2018(3): 19-23.
- [36] 吴志强, 伍江, 张佳丽, 等. “城镇老旧小区更新改造的实施机制”学术笔谈[J]. 城市规划学刊, 2021(3): 1-10.
- [37] 梁晨, 卓健. 聚焦公共要素的上海城市更新问题、难点及政策探讨[J]. 城市规划学刊, 2019(S1): 142-149.

修回: 2023-09